

曾滌菴送郭筠仙南歸序。

凡物之驟爲之而遠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卽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或於余促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盡窺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爲道其深。坳於回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效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則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細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極擴充追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棄而已矣。余所友天下賢士。

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筠竹躬繩異之
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
而其外猶若鈕鍔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
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徑尺之材以爲根
桷不閱日而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楹枅爲天子營總章太
室之梁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瘡大就之瘡艱淺
者欲以一槩律之難矣且所號爲賢者謂其絕拘攣之見
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
智足以與時物相發力足以與機勢相會此則眾人之所
共覩者矣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
不苟名艱勤錯迕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既其純然
則聖人之徒其力造焉而無扞格則亦不失於合名造之
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瓌質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

加黃裨誠哉斯言也。筠仙勸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觀至
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爲耳。若夫自揣旣熟而或不達
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會滌笙送劉椒雲南歸序。

聖人之異於眾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
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
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
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
爲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
奸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
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
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
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

其分以位以育以教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
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
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眞受眾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眞
悅眾目之所注亦注之如視而同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
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爲考
据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
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強有力者
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述而責音
竭已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
蕩然漸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憔悴
悴力而趨之鈞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眾人
之好疾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
愚不靈者也漢陽劉君柳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

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
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傲身
心以役於眾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
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眾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矜焉
曾滌篋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湘鄉當乾隆時人才殷盛鄧筆山爲雲南布政使羅九
峰爲禮部侍郎而謝薌泉先生爲御史三人者皆起家翰
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時和坤柄國聲張勢厲家奴乘
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御史君巡城遇焉捽之出而鞭之
火其車於衢世所稱燒車御史者也其後二十餘年御史
君之子果堂以河南南令卓薦 召見 士從容問曰汝郎
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遷四川知府又十餘年而謝吉
人邦鑑復以進士出爲江南縣令吉人御史君之孫而知

府君之弟之子也將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爲詩送之吉人乃索予爲序而乞言以糾其不逮於是拜手告曰子今長人矣四封之內尊無與二堂上頤指堂下趨者百人所識窮乏仰而待命設館以延賓友貌敬而情離卽有不善彼所謂趨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諫或諫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處於眾人之上而聰明識量又誠越而倍之前有唯後有諾於是予聖自雄之習囂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術以餌我內之傲者曰勝外之欺者曰眾茲其所以舛也昔者宓子賤治單父孔子曰子何施而眾悅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東漢龐參爲漢陽太守先候隱居任業業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

孟置戶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會其意曰水者欲吾清也
拔大本薙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故
古人之學莫大乎求賢以自輔小智之夫矜已而貶物以
爲眾人卑卑無足益我夫不反求諸已而一切掩他人之
長而蔑視之何其易與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
盥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謂求賢而終不能得者非篤論也
今震澤宰左君青峙吾湘鄉之賢者也任俠而不矜諳事
而不計利害子往試求之必有所以益子者友仁以礪德
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繩祖武又以紹諸鄉先輩之微無棄
爾輔員子爾幅青峙子之輔也抑吾聞江南爲仕宦鱗萃
之邦或因青峙而得盡交其賢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會滌笙送周荇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

一奇二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
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
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
還歸於一天地細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
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
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尙已自漢以
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
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
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
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
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
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
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

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
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
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
相歸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撥一切又
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斯
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
所從來遠矣 國家承平奕禩 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
儒往往多出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
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類 純皇帝武功文德壹
邁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儁天下翕然
爲浩博稽覈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爲文務闕麗胡天游邵
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
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沿及今日

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肅輩閔麗之女闕然
無復有存者矣閔者吾鄉人凌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壽
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君爲之尤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
而奇趣遞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
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道進而不
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
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 皇太后萬
壽 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親將奉 誥命以歸觀
出所爲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
贈言之義以爲同志者勗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
則余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曾滌笙送唐先生南歸序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與凡民之秀者皆上之

人置師以教之於鄉有州長黨正之儔於國有師氏保氏
天子既兼君師之任其所擇大抵皆道藝兩優教尊而禮
嚴弟子握衣趨隅進退必慎內以有所憚而生其敬外緝
業以與其材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謂也周衰教澤
不下流仲尼于諸侯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間從之
游者如市師門之盛振古無儔然自是人倫之中別有所
謂先生徒眾者非長民者所得與聞矣仲尼既沒徒人分
布四方轉相流衍吾家宗聖公傳之子思孟子號爲正宗
其他或離道而專趨於藝商瞿授易於馯臂子弓五傳而
爲漢之田何子夏之詩五傳而至孫卿其後爲魯申培左
氏受春秋八傳而至張蒼是以兩漢經生各各有淵源源遠
流岐所得漸織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
絕學門徒之繁僣於鄉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羣經要旨

博求萬物之理以尊聞而行知數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
藝則漢師爲勤言道則宋師爲大其說允已元明及我
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先生出則有徒黨景附雖不必束
修自土亦循循隅坐應唯敬對若金許辭胡陸稼書張念
芝之僞論乎其德則闐然諷乎其言則犁然而當理考乎
其從遊之徒則踐規蹈矩儀型鄉國蓋先王之教澤得以
僅僅不斬頑夫有所忌而發其廉恥者未始非諸先生講
學與羣從附和之力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誠珍之
也今之世自鄉試禮部試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者閒有
一二高才之士鉤稽故訓動稱漢京間老成倡爲義理之
學者則罵譏唾侮後生欲從事於此進無師友之援退犯
萬眾之嘲亦遂徂焉吾鄉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闕之
學特立獨行詬譏而不悔歲庚子以方伯內召爲太常

卿吾黨之士三數人者日就而考德問業雖以國藩之不才亦且爲義理所薰蒸而確然知大閑之不可踰未知於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視夫世之貌敬舉主與厭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請將歸老於湖湘之間故作師說一首以識年來嚮道之由且以告吾鄉之人苟有志於強立未有不嚴於事長之禮而可以成德者也

曾滌笙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今天下郡縣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強齊之耳任蚩蚩者自爲喙息喜怒一不顧問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棄市豪強者漏網弱者糜爛苟以掩耳目而止原 國家所以立法之意豈爾爾哉蓋亦欲守土者日教民以孝弟仁義之經不率而後刑之其率教而有文者則以進於學使者而

登之庠序既登之矣則以授於校官而常飭之故古者飲射讀法在今日則守令之職而今之學政也者不過因文藝以別羣士之優劣因士之優劣以知守令教民之勤惰故巡撫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養民之善與否也學政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教民之善與否也承平既久法意寢失郡縣有司不知三物爲何事而教民之任獨以責之學政與校官而所謂校官者類多衰病晚暮之徒其祿不足自贍往往與學官弟子爭錐刀之末不特不克助宣教化或轉餽言以蔽學政之耳目彼學政者孤懸客寄於一行省之中守土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日憊精於文字而角機智於千百詭辨之場而欲以餘力教民以仁義孝弟之經其不亦難矣哉然則如之何而可辨之除也先其甚者利之興也先其易者其可矣自功利之說中於盛

古尚學者求速化之方束髮而做精於制藝窮老而不休六
經至不能舉其篇目何有於他書今欲稍返積習莫若使
之姑置制藝而從事經史獎一二博通之士以風其餘於
覆名扁試之外別求旁搜廣采之術凡郡縣莫不有書院
大率廩給其才者而絀其不能者名曰膏火所以濟學校
之不及也學政下車之始則牒各縣令曰明年吾視某縣
學當以某經試士能背誦否某史試士能言否其爲我播
告偏隅咸使知之牒校官曰吾按臨之始每縣當選諸生
廿人說書有不至惟女罰及其按郡招諸生來前果使背
誦某經說某史某卷大指能誦說者予以書院之廩資尤
能者倍之三之尤能者牒送省會之書院亦倍其廩資其
不能者廩生削其餼附生懲辱之每縣試以三四人則餘
者懼矣自六經外如史漢莊騷說文水經文選宋五子及

杜韓歐蘇曾王專集之屬每縣使習一部焉歲試使習者科試則易之覆名試以制藝以彰朝廷之公令面試說書以鳴使者之私好二者竝行而不悖皆善矣則拔而貢之成均使彼邦之人曉然知吾好博通之才庶幾由文以溯本舉一以勸百然後孝弟仁義之教可以漸而興也乘傳所經之地有書院焉則入而詔諸生以大義彼邦有搢紳多聞者則禮而薦之爲郡縣書院之長於是其亦可以樹之風聲矣同年友江君小帆之視湖北學也所以講求職思者甚備余乃別思一按采之術無啓弊之竇而有補教之旌者於是以致蒺藜之說進焉

曾滌笙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卽幸而苟延精理

已銷恆榦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國藩嘗采輯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峰顧亭林黃梨洲王而農梅勿庵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豎子依違濡忍偷爲一切不可久長者也同年生陳君仲鸞與余交十餘年每相與議論平生慷慨不撓或品第當世人倫意所不可脾睨譏切無所復忌同人或謂仲鸞居吏部曹司身處卑冗更事未深宜其囂囂不紕若移置要地稍稍練習文法亦且破觚而爲圓矣旣而仲鸞果以考第入直軍機而戇直發憤芒角森然曾不減其曩者之舊吾乃私怪生民剛直之性其稟之有厚有薄未可以一概度量也聞輒與仲鸞語家世之詳及太公太母之行仲鸞爲余言

封明蔭召先生生而伉爽屢經艱險履之如夷遇人有心
所不許雖豪貴人必唾棄之卽心之所許雖孤嫠卑賤必
引而翼之愈窮阨愈禮敬與鈞自親族州閭皆服其誠信
遠近紛難就之決遣凡所論斷久而輒應封母高太恭人
祇順惇篤尊尙節義蓋皆有剛直之風然後知仲鸞之激
烈不阿雖受性獨厚亦其稟之庭闈者歲漸月染涵濡之
久而不自知也人固視乎所習朝有媿嬰之老則羣下相
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矱倡而爲風
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爲利害也今年八月爲先生暨太宜
人七十生日年家之子同官之良咸稱觴仲鸞之邸第作
爲詩篇以祝難老屬國藩爲之序余乃略述平昔與仲鸞
言論大指以著先生之節槩因推 國初諸儒以剛直而
享大年者爲先生致善禱之誼亦使世之君子聞之而有

所警焉

龍翰臣送呂介存南遊序。

古之時無所爲遊士也。蓋自其少時則有鄉黨庠序之教。爲之師者率皆閭師黨正鄉大夫三老五更之屬。故學問之道不出乎里門而自足。自小學曲禮至詩書六藝之文。世家多有其朋儕之羣。萃州處則又以備其講習觀摩之具。使之不易其心而遷其業。暇則遊於鄉校以議論學業之善否。有不率教者則作爲青衿之詩以刺之。當是時士之去其鄉而遠遊者未之有也。周道衰學校廢。陵夷至於戰國而遊士始多。然彼皆逞其辭說以取一時之功名富貴。卒未聞以訪求道德爲事者。獨孔孟之徒多遠涉異國。必求得當世之聖人爲之師。吁。孔孟而不遇時。使孔孟而遇時。則將復學校於成周之盛。又安肯率其徒日僕僕於

風塵內也。秦漢以降，教人之法愈失。士之有志於學者，或不得所師承，於是始執業遠出，思以博求當世之名人，聆其所傳之緒。士當斯時，苟伏處里門，大率荒僻固陋，不爲當世齒。然則士之遊而學，而非遊，幾無以善其學者。豈非庠序之教不立，而師儒之官或名存而實不足，厭人意歟？余友呂子介，存年逾冠，一日忽舍其家人來遊京師，問其求曰：無所爲問，其行曰：吾沿湘泛湖，逾於江河，達於燕，將馳乎齊魯之郊，遂放乎吳越以歸也。君之遊可謂壯哉！迹其意蓋亦將博求有道之人，與上下其議論，歸而就學，以補其不逮也。余之陋無所可益於君，而獨以慨教人養士之法，今有異於古所云者，願其異又不自今始也。然則君之行，其安能以已乎？於其別，因書之以爲贈。

邵位西贈陳藝叔序

三代以來師之道未嘗絕於天下漢人士守家法以經相傳授師徒承學特盛唐則有文章之師宋以後乃有講明道學之師程朱爲大宗其徒遞衍歷元明迄於國朝支分蔓延若瓜之引瓟而逾長若松柏柯葉之彫而復繼蓋未有如乾隆之季以至今日凡學廢不講經師人師之緒斬焉弗續士芒羊四望而無所之欲負笈千里從一先生遊而不可得也方乾隆中俗學橫流其聰明傑魁之士相剗而爲考證纖末之務名治經而經日以蔽晦獨桐城惜抱姚先生卓然不惑其說而新城凝齋陳先生師友雷翠庭祝人齋之倫以正學教其家守程朱不易故至今天下語正學之所恃以維繫而足爲士大夫求師友者之所資藉在江左右必推桐城姚氏新城陳氏而陳氏尤旁魄鬱積材子弟甚眾科第蟬連名位烜赫百餘年不絕若吾友

蘇叔則凝齋長子觀察之曾孫陽湖惲子居所記以爲光祿房者也蘇叔世家子而資好學治春秋尙書勤甚所爲說單思獨造不苟傍前人而義理一信程朱居京師四年與姚先生門人梅君伯言遊益講受古文法而余與蘇叔每見必討論經義癸卯之春蘇叔將歸就秋試於其鄉於是吾黨之士重惜其行而余乃爲言以送之嘗歎漢史稱王陽之子孫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後漢陳氏亦有公慚卿卿慚長之言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如酌尊然本醇而未益漓自然之勢也然苟能無漓其本益培而大之若木果之復於地其究亦可以參天蘇叔歸而能以是力於身而益其家人夫何待余言余尤願蘇叔益堅程朱之問學而畢力於所已治之經異日大師崛起若孫明復石守道之在泰山徂徠閒隱然名動京師天下執經

之士與夫士大夫之儻焉臆所歸者將於執叔乎請是而
去其非則所以紹凝齋之傳而爲陳氏之光榮孰大焉而
區區科第名位之有無又不足爲執叔道也

吳南屏序意贈西垣。

鄉之人日接於余前者皆非余之人也而人亦皆不喜就
余以余非其人也余之人者西垣是也西垣亦獨喜就余
則余亦西垣之人也其不然哉其不然哉前年西垣歸自
京師館於余從弟伯喬之家違余居僅數十丈許朝夕往
來相樂也今春余往京師還以夏六月西垣復樂甚而道
余去後所以思余者忽欲有所言仰天而望之無可告語
者足將舉無所如往輒廢然止甚哉西垣之思余也往年
西垣在京師蓋久矣余思之亦如此西垣豈知之乎今余
益家居不出而西垣明春又當入都別余以去余之思又

將甚也。然余今茲自京師往還，所遇知識及從來故人與居，雖相得無若西垣者。西垣爲人樂易善交，過於余。然得如余者，豈多乎？其亦不能無思也。嗟夫！余與西垣之年，今茲各四十。古所稱強而仕者，謂其所問學，旣自有成就矣。當及其未衰，有效於吾君，有勞於斯人，未可苟以便其身而已也。余旣當侍養老親，又自料才力不能爲用於世。其缺之不可復進，而遂止焉。西垣其勉之哉！若僅以其私謙也，則洞庭之濱，吾與子儕而漁之，亦樂矣。

吳南屏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巴陵，淵庭天下壯區也。而吳中太湖之山，亦名洞庭。古志稱巴陵地道，謂君山有穴，潛通吳之包山者，其語荒渺，蓋難知也。余家巴陵濱湖之鄉，人工作布，而以布賈者多。吳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時，頗以居布致生息，故多與吳客

孰識而鹿角市臨湖有屋一區賃而賈者爲吳洞庭人屠
氏屠氏業此蓋數世矣近乃輟不自賈而更助他人余自
幼少時見與余家往還者屠翁禹甸居此數十年翁歸老
其鄉其子介錫猶在鹿角今歲辛丑之春來請曰吾父母
年皆八十念家貧無能廣賓客稱觴爲壽乞吾子一言將
持以歸爲老人光榮余以屠子之言人子之至情也然以
余之鄙薄名不出州里其言奚足重而吳又士大夫文章
之林藪也顧以數世交游卽不敢辭而翁之行事余又無
以悉之憶自少時見翁爲人恂恂長者行步從容不類賈
肆人舉止遇人無少長莫不敬禮言惟恐傷之其若是固
宜壽余又見洞庭人之賈吾鄉者其生平夫妻別離之日
至久也然老則歸休猶不忘其本而其人久慣吾鄉或歸
而數數仍出今翁自歸吳後卽不更來與其配氏偕老於

家又健甚俱享高年其可嘉也已吾聞洞庭之山爲峯七十有二登而瞰太湖三萬六千頃其光景氣象視吾岳陽之邱宜有勝焉者山中多奇花異果供采擷四時而有也晴和佳日翁與媪扶杖偕行鄉之父老兒童相迎問語笑山水閒亦可以樂而彌永其年矣

吳南屏爲守齋五叔父暨張叔母五旬雙慶之序

吾先人自前明以來世不著大抵農也自吾曾祖父始讀書爲童子師吾祖與兩叔祖皆發憤爲士子業不成輒棄去經營衣食以起其家頗以微貲雄閭里閒迨吾父與諸叔嗜書甚矣卒困不得一庠衿吾伯兄石林始入泮自是爲諸生食廩餼者相繼而乙酉壬辰途今之歲甲午二兄杰人與敏樹與夢松弟舉於鄉者三焉里之人僉曰吳氏將以詩書世其家矣於是夢松自長沙歌鹿鳴歸蹕捧觴

爲兩親壽斂樹乃敬具衣冠班子姪跪拜祝頌遂進而稱
曰夫科名者士子所爲進身之階而世所稱可喜之物也
其進而益上則由鄉舉成進士入詞垣踐歷諸上下官階
任天下事皆人意計中遭會爾雖然姪竊有妄言於此凡
人之所以爲祖宗光爲父母榮爲鄉里生氣色者豈直以
其科名與其官祿之崇寵而已哉苟其學問足以成身文
章足以持論功業足以施於當時如是則爲才賢人矣苟
其學問不足以成身文章不足以持論功業不足以施於
當時如是則爲庸妄人矣才賢者難爲而庸妄者豈少也
哉今夫科名官祿之人不至於才賢則有至於庸妄而不
止者矣自其出而之於世也去樸訥趨文飾體態變矣厭
寂寞喜聲華意氣異矣體態變意氣異而其人能自存
者蓋難矣未幾而好趨承趨承甚昏夜求乞矣未幾而營

羨利羨利甚貪囊汗穢矣未幾人品心術無一存者而盡
失其所以爲人而虧體辱親莫大於此矣嗚呼豈其人之
本願哉蓋逐於一時之風尙而不知謹者其積靡宜使然
也今吾家自先人以來世敦行義而叔父大人端謹正直
無愧神明叔母大人敬恭慈惠善能相助宜其享子孫之
樂受品秩之榮而姪竊願以斯言者與夢松及諸兄弟共
微懷之或者大人之欲以教戒我等者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兩大人曰善哉吾有望矣然吾無多言願爾輩唯毋忘
先人之勤苦是念儻可以終身守之者與於是敏樹與諸
兄弟子姪輩敬領命相與助夢松舉觴成禮而退退而謹
次序其語以誌焉

傳狀類一

續古文辭類纂十四

朱梅崖黃貞女傳

黃貞女者湖北應山人也所許適者死貞女歸事其姑終身而反於父父死貞女曰吾得從父地下見吾夫與舅姑足矣卽閉戶欲死兄弟曰父不幸而爾從死是章兄弟不能安爾而傷父之志也且爾爲夫死則死不待今日爲父死則父固非爾得從死者也又累兄弟以不能安女弟之名貞女曰吾知行吾志而已固非能擇於可否者也然吾聞之婦人以從爲義者也吾身許人固宜爲婦未適人則猶爲子死夫與死其父義皆有所處也今吾三從者絕而得死所全其婦子之義者無悔於中心而於兄弟成之是兄弟遺我以安也何累於名事聞於令令親往諭貞女以貞女無死且女畜貞女兄弟欲貞女不死皆勸貞女貞女

曰既以失所從自絕於兄弟而猶託於人是明告兄弟懟也。且是重生無已而不知所處者之爲也。吾非其人也。卒絕食而死。貞女死日。人見貞女行出門。若生者。又見所許適者與貞女若偕行。云蓋貞女真見夫矣。亦翼矣哉。貞女死後百餘年。他姓有冒爲所許適者之旁子孫。得旌門。如今貞女外家曾孫某訟之官。以爲非。是官雖審其冒。然其事已得。請竟無以易也。蓋貞女未歸。未廟。見雖未成。婦然其事不繫於夫。則貞女之守死爲無名而益以傷貞女之志。貞女事久遠。所許適者家絕。故冒而不忌。然曾孫之訟亦疑。而無徵。余故皆削之。使冒者不得以爲榮。而疑者不得以爲信。而貞女之貞以慎而益白。蓋貞女之志也。

彭秋士息庵翁傳。

息庵翁名志求。字文健。息庵別號也。其先江西清江縣人。

後以明洪武中至蘇州遂家焉祖貽令先生以善書名吳中翁童子日以磨墨侍祖書學作點畫精勁祖奇之授以法爲人廉直非禮法不行不語親友敬厚焉翁嗜書人有好書輒借飾小齋獨居几上一鑑香一餅水晨莫鈔書然翁心雄恥不及時有爲秋風起則驚撲筆起立徘徊焉復鈔書竟老於家雍正四年卒葬黃山生一男三女翁子孫貧薄墳壞樹稀拜埽缺而翁鈔集之書具存孫男績謹

彭秋士府君述

府君彭氏諱景騃字騰遠長洲縣人少時精學經書以法度自繩年十八授徒於家得東脩供養父母能任井臼及娶妻乃出就學館歸輒適父母之所揖徑私室不先入也父母有疾嘗所飲藥日不餐夜屏氣立於牀几之間父病

甚哭城隍神廟中求代父身病尋愈秉志遵分不委隨世俗不慕榮利一一以道揆之衣食才足屋數間破琴古書怡然自得宗黨有窮厄不能自存者則告於仁富使周之姊夫查天誡年老酷貧日給升米寒脫中衣衣之死調棺殯姊前死未葬合葬焉所居巷中稚子或相聚爲戲府君自外歸稚子遙見譁曰彭家翁至矣率散走府君年七十而卒有鄰人入室哭曰吾幼見大人出入閭里尊憚其容貌不敢自暇自逸今且老獲免於戾夫人之賜也將葬又來哭如初男績謹述

彭尺木陳和叔傳

陳和叔名黃中吳縣諸生也父少章名景雲博聞強識好著書以諸生老和叔自少通敏爲學長於史嘗深究前代治亂往復所由以達於當世之務發爲文磊落自然不可

控制乾隆初應博學宏辭科 廷試被黜乃客遊南臨洞
庭登衡山東浮錢唐入閩北馳驅燕齊河岱開當是時
上卽位數年銳意賡續 列聖治績紹往古絕業中外大
臣承明德爭延致天下豪俊虛已訪時政闕失而和叔爲
大學士海甯陳公所知其在京師陳公以禮先之和叔乃
上書陳公論用人理財治兵三大事其條用人之目有十
曰分科取人曰慎擇舉主曰重名節曰辨邪正曰加奉曰
汰冗員曰寬法網曰覈名實曰懲貪曰酌道里以銓選條
理財之目有六曰定旗制曰權錢幣曰興西北之水利曰
輕徵權曰減漕粟曰定鹽政條治兵之目有六曰謹邊防
曰嚴悔禁曰練士兵曰修軍器曰簡帥臣曰加月餉陳公
得書題其言頃之 詔求骨鯁質樸之士如古馬周陽城
者陳公欲舉和叔應 詔旨時和叔已去京師屬其友招

以書和叔辭焉先是湖南巡撫馮公聞和叔名辟置於府
士苗有小警欲興師勦之屬和叔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
撫而輯之其可弗聽和叔遂行無何苗叛用兵期年乃靖
已而漕督顧公湖督孫公聞撫王公先後聘和叔主章奏
和叔所草奏援古證今剴切詳盡所奏或中格每執奏至
再三得請乃已期於尊主庇民不肯趨避形勢揣摩風氣
爲巧言而諸公亦委心任用不疑沮也自諸公先後謝事
和叔落落無所合遂杜門不出初至京師時善山陰貢士
胡天游天游故奇士負才氣慕陳同甫之爲人傲睨當世
士鮮當意者及見和叔服其才傾心相引重天游豪蕩自
喜不肯循尺度爲勢要所排斥竟窮死和叔介然持節審
去就嚴取舍之辨而其窮與天游等下帷著書無僭石之
儲泊如也年五十九卒居常恨宋史蕪雜是非溷失平則

發奮刪其繁累。按討先正舊聞。折其中成。宋史彙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書刊誤。國朝論治考。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共十餘卷。詩文集四卷。其卒也貧甚。不能治喪。具棺。黨或以金賻者。妻張氏固卻之。曰。奈何以貧。故傷夫子。義。嘗居以葬。

彭尺木曾孝女傳。

曾孝女衍綸。宗聖曾子裔也。世爲山東長清人。父尙增。以庶吉士出爲知縣。遷至郴州。知州衍綸年十二。從父於官。母病瘵不能起。衍綸侍湯藥。躬盥饋之事。凡四載。母病劇。衍綸亦憊甚。晝夜侍牀前不去。母願憐之。曰。見病矣。盍少休命。老嫗侍我。衍綸重違母意。則應曰。唯。卽帷外坐。而假寐。老嫗坐帷中。就牀前。然火薰衣。寐老嫗遽驚起。衣焚及帷。老嫗突火出呼救。而尙增亦在牀寐。衍綸突火入趨其

父出抱母號救者入挾衍綸出衍綸嚙其手及骨挾者釋
手衍綸復突火入哭且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而
火幕牀救者不得入尙增厲聲呼衍綸出不應火益熾矣
時乾隆二十三年冬十二月乙亥也既滅火衍綸身覆母
兩體纏結不得解黝黑若炭巡撫具其事聞於朝得旌
如制柳人爲立祠祀焉

彭紹升曰世傳孝女事多異余在京師秀水鄭先生虎文
爲余道之如是初孝女死未幾而鄭督學政湖南曾之僕
有給事於鄭者能具言孝女事僕卽往時挾孝女出火中
者其手開嘴痕故在也鄭先生之言審矣余後又得海甯
沈維基所作傳其略具如所聞於鄭先生者願獨不載嚙
手事余乃覈其事蹟著於篇

姚姬傳朱竹君先生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儻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校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

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輻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

歸數年間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歿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閒至山中厓谷輒遇先生題各爲想見之焉

姚姬傳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尙書諱秉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瑋皆贈左都御史廷瑋三子長若澣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端凝樸慎而君慷慨強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膳錄敘勞授主簿借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爲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匯居其間君以嚴能治辦奸蠹屏除留守內監爲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上聞之

顧喜君強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其後爲良鄉知縣
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
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達祖以故值取
贖構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
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爲
竊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
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僞來首云有某人至其
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卽自首某案已所爲盜有賊在京師
禮拜寺君使兵役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鬪鬪至刑部訊
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旣而
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覆問滅君罪發甘肅
以知縣用是時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
君也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

張掖黑河道屢遷所過之田爲沙磧數百頃而歲輸糧粟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上數顧詢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甯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已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鼎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文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是自述平生爲吏事奮髯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姻婚喪急難每賴

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
內監僧及不爲傅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夫剛毅之風
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天子而佳抑屈於
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
肇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
磐

姚姬傳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
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
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壻葬父洛陽卽以
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誼以褒之賢衡今之法則
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
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與周室

而秦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
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
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
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
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
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
旣以身許人奈何聞其病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
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
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
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丁以
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
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槩
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

蔭。襄。聘。妻。胡。氏。蔭。襄。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尉。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闈。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歿。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吳殿麟程巽行傳。

欽岑山程君巽行諱學權予妻之弟也君兄弟伯仲二人
仲慧父命之讀書而俾君執賈人業仲豪邁峻厲君寬平
恂恂長者然見不善則畏之如陷阱小有失輒惶恐不自
容父母私居嘗相謂曰少男固才長男亦能不犯非分吾
與若無慮矣君年三十餘佐其族富人賈於桐城族人以
君爲不能殖利俾君閒居而不任以賈居數年困甚族人
有用事之家僕謂君曰小人能薦君於主君喜而委託之
同列有微察其謀者一日於廣座謂君言已願君微笑君
面赤旣退爲家書一通具以告父竟自縊而死
贊曰此孔子所謂匹夫之諫也哀哉願以一行虧節而輕
身蹈死可謂知恥矣文以傳之豈獨慰恤君亦以惕人不
義之可危名節不可一日墮也墮而恥之晚矣嗚呼世之

赫然以富貴驕人而其由來下於君今日之事者蓋有之矣而彼顧相率安之其爲風俗之蠹人心之害可勝歎哉

姚姬傳曰是望溪先生集中得意之作

吳殿麟王節母傳

王生璞嚮從予遊其大母劉氏以節孝旌於朝者也劉氏自爲室女卽以割臂愈父疾後歸主君吉士年二十有四旋寡子幼家又貧竟日杜門樓居每春秋佳節樓以下宗族親姻衍衍稱賀而劉氏獨與其孤寂處危樓相對泣聞者莫不憐也始璞之高祖歿於南譙旅殯僧寺曾祖又渴葬京口劉氏自啜糟糠而日儲婦功之所入買地歛西之湖田歸兩世之骨於千里外葬焉方葬雨驟至傭工皆逃匿大樹下劉氏稽顙籲天額毀兩益急遂往來雨中躬自負土且泣且築衣溼手皸弗去傭工人蹙然曰彼婦尙

不畏兩吾儕勇男子反畏兩乎因并力築而掩之感其孝也其後劉氏卒撫孤成立孫璞尤倜儻能文章節母之德其將自是益光顯矣乎

贊曰易之稱女貞也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劉氏一孀孀女子無衣食以鞠其孤而葬其夫上世之親者二世豈所謂无攸遂者哉蓋宗子收族之法久亡不得已而踰女子之經德以補之也其不幸也夫其幸也夫

張皋文周維城傳。

嘉慶元年余遊富陽知縣惲侯請余修縣志未及屬橐而惲侯奉調余去富陽富陽高傳古君子人也爲余言周維城事甚具故爲之傳以遺後之修志者

周豐字維城其先紹興人徙杭州世爲賈有貲父曰重章火災蕩其家流寓富陽重章富家子驟貧抑鬱無聊益跣

地不問也。遂大困尋死。富陽豐爲兒時。當天寒。父中夜自外歸。又無所得食。輒引父足懷中。以臥十餘歲。父既卒。學賈晨有老人過肆。與之語。奇之。立許字以女。女李氏也。豐事母起坐行步。嘗先得其所欲。飲食必親視。然後進事。雖劇必時時至母所視問。輒去去少頃。卽又至。母不覺其煩。李氏女又能順之母。脫有不當。意或端坐不語。豐大懼。皇皇然若無所容。繞膝盤旋呼阿母。不已。聲悲慕如嬰兒。視母顏色怡。乃大喜。又久之。然後退。其子孫逮見者。言其寢將寐。必呼阿母。將寤。又如之。殆不自覺也。豐年四十二時。未有子。病幾死。過吳山。有相者。睨之良久。引其手指之。曰。是文如丹砂。公殆有隱德。當有子。富壽康甯。自今始矣。豐賈致富。有子三人。孫六人。子濂。沅。孫愷。恒。皆補學官。弟子豐年八十四卒。如相者言。豐於鄉里。能行其德。有長者。

行常有與同賈者歸豐無資之已而或檢其裝有豐肆中物以告豐豐急令如故藏誠勿言其來待之如初高傳占言曰富陽人多稱豐能施與好義然豐嘗曰吾愧吳翁焦翁吳翁者徽州人賈於富陽每歲盡夜懷金走里巷見貧家嘿置其戶中不使知也焦翁者江甯人挾三百金之富陽賈時江水暴發焦急呼漁者拯一人者與一金凡數日得若干人留肆中飲食之俟水息貫遣之歸三百金立聲二人者今以問富陽人不能知也豐又嘗言吾生平感婦翁知我嗚呼市巷中固不乏士哉

張皋文先妣事略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陽之滕村遷武進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惟姊觀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

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賃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歿兩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嗇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餐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位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啗惠言比日朕乃貰賃得木爲粥而食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反先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鍼黹常數錢爲節每晨起盡三十錢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

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等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
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鄰里之窮乏之來告者未嘗不依恤
也先是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恃紡績以撫府君兄
弟至於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爲賢及
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
以爲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嘗
得白太孺人歡於先後委宛備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
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姊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君與先
妣尤相得虛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徙居城中每歲時
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惟恐速去及先妣卒內
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戚獲皆爲流涕先妣以乾隆
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以嘉慶二年正月
十二日權葬於小東門橋之祖塋俟卜地而窆焉府君妣

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言乾隆丙午科舉人翊武進縣學生爲叔父後觀書之壻曰董達章國子監生嗚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什伯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晝臥惠言戲牀下以爲母倦哭而寢也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蘇而先妣疾惠言在京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罰於惠言獨使之無父無母也耶而於先妣何其酷也

傳狀類二

續古文辭類纂十五

姚石甫來孝女傳。

來孝女者名鳳筠浙江蕭山人也父殿薰遊閩中遂家焉女自幼莊謹如成人少長讀書父叔時有疑義女以新意解之皆塙祖大異之然非所好也九歲侍父疾不解衣者四月父病劇女中夜籲天泣淚成血母給曰以血和藥必廖信之病果廖嘉慶庚辰女年十四父之古田挈之行舟至翁洋遇風父溺焉洪濤洶涌舟人相顧失色女方臥寒疾聞變驚起躍水逐之里許遇漁舟女水中大呼漁人急援父起而女流甚疾追之如獲父無恙而女疾大作至夜而歿時十月二十四日也有司以聞道光五年旌焉且祀之墓在福州西門外姚瑩曰嗟乎來女之行也與曹娥爭烈矣而父竟得生視

娥有加焉。或以爲出於倉卒，乃其先固有和血療疾之事。此豈好名匿情之所爲哉？世有以殉身爲愚孝者，觀於來女，可爽然也。

特異之黃蛟門傳。

黃蛟門名以旂，江甯府學增生。父名某，家產數千金。歿後，五子均分，而君以長男不與。然君與其妻無怨色，事繼母愉愉如也。待異母諸弟及弟子，雍雍如也。旣貧，甚常爲童子師，自給蓋冬無裘，夏無帷幕者，至三十餘年。然自諸童家所奉錢外，一介未嘗取。諸人或招飲食，必堅拒。逃匿須要，覓牽持不得已。而後至，經數日，輒相酬其豐腆，恒加倍。道光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當事者，或誨予以其人。予對曰：他人不敢知如府學增生黃某者，乃真孝廉方正人也。爲備言其行，當事者亦慨然歎息。然竟不得舉。古

青谿之水出竹橋而東流過復成橋與淮水合其勢清闊
旁有竹林蔬圃予始與君皆家橋南每日夕輒相攜步橋
上望鍾山俟日落乃返後予遷居城北遂希見君及今客
安徽而家有書來報君病卒矣六年八月某日也年六十
五君嘗作詩數千篇又嘗爲厯算星命之學欲著書皆不
就有二子曰某某

贊曰予幼聞古人還麥投錢之事心敬慕之及譏蛟門然
後知今世猶有是人也君嘗對予舉劉孝標語曰聲塵寂
寞世不予知魂魄一去有同秋草思其狀甚悲之然則君
之於名其尙有未能盡忘者耶予之力不足以舉君而文
或足以傳君故稍次爲傳使天下後世知有蛟門焉

梅伯言總兵劉公清家傳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厯官布政使終總

兵。然。人。皆。呼。爲。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
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遷。知。縣。數
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閒。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
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人。莫。爲。用。故。遇。公。輒
逃。睿。皇。帝。知。之。由。南。充。縣。驟。遷。至。建。昌。道。賞。戴。花。翎
後。屢。起。屢。墮。先是。上。以。賊。久。未。平。有。進。招。撫。之。說。者。試
行。之。經。略。大。臣。念。撫。賊。莫。如。公。宜。隻。身。入。賊。營。數。返。三。槐
遂。降。而。冒。功。者。詭。言。生。得。之。三。槐。誅。他。賊。首。疑。憚。不。出。故
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勦。撫。兩。端。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
後。降。黨。與。二。萬。人。及。行。堅。壁。清。野。議。上。命。經。略。大。臣。一
委。公。賊。卒。由。是。破。散。捕。餘。匪。裁。撤。鄉。勇。公。功。爲。多。八。年。大
功。告。成。人。覲。賜。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爲。句。由。四。川。按
察。使。改。山。西。遷。布。政。使。以。屬。吏。事。責。授。刑。部。員。外。郎。轉。山

東鹽運使時嘉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良南曹縣
定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五百敗賊於髻山復定陶又敗
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餘賊保扈家集於曹縣樹土牆荆
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稍逸者
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山東者
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平
公之破扈家集也 上諭曰劉清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
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 賞布政使銜及玉韞大小
荷包至是遂授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帶留山東鹽運
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今
上卽位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終於家 上
深惜之子廷榛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登
舉人尋 賜祭葬

論曰 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二人岳公鍾琪楊公邁春也布政使改總兵惟公一人公軍中久坦率厭苛禮政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復定陶時專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梅伯言王剛節公家傳。

英夷擾海疆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遂敗人尤惜之公諱錫朋字樵慵順天府甯河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城守遊擊攝慶陽營參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莊戰疾力矢殫其酋 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陷堅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閒道渡河入喀什噶爾城進取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皆有功別將獲賊目玉努斯十二年猺民趙金隴亂潮

南·殘·常·甯·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羅·思·舉·破·賊·羊·泉·街·首·逆·誅·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回·就·大·軍·揚·家·園·圍·賊·殲·之· 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時·廣·東·猺·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兩·廣·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至·濠·江·口·又·破·賊·銀·匠·衝·獲·其·首·旗·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赴·廣·東·大·戰·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猺·又·從·定·連·花·汛·冷·水·衝·金·竹·根·桃·花·衝·紅·泥·田·各·猺·及·排·後·猺·亦·就·擒·服·擢·福·建·汀·州·鎮·總·兵·服·闋·改·壽·春·鎮·總·兵·自·遊·擊·從·楊·忠·武·定·回·疆·知·名·及·平·猺·功·居·最·嘗·戒·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卽·人·不·利·趨·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英·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竹·山

門葛雲飛駐曉峰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
攻竹山曉峰公馳救兩營已先敗賊爭鬪公眾且盡所親
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眾揮短兵陷陣死是役
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
六月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曰吾守鎮海者也鎮海急則
又走人家賊至門守室者不出鬪於庭門焉者亦不知但
走告主人賊至某所過某所是擁大軍爲偵候而已三總
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天子震悼以

提督禮

賜謚卹建專祠予承泗襲騎都尉

論曰予讀公家書及祭所親文詞旨溫雅不知其爲武人
鄉人言待兄弟交友皆有至性歸省親更衣結履身盡子
職可謂儒者風矣夫逃軍多悍卒不知義也知義雖懦者
立焉况公之武勇者哉

梅伯言葉恭勤公傳。

公姓葉氏諱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賑穀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甯府知府徙開封歷河南糧儲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河東河道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馬營壩黃沁隄工皆親其事及任河督益勤詢河兵官久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前住官行事之當否蓋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自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多串溝串溝者在河隄閒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溝首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以前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爲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遠之處舊皆無工不儲料者也於是以前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以不及覺覺不及防

往往潰隄爲大患公乘小舟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汎串溝受水口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汎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滎澤灘水畢至隄下兩汎素無工故無稽石隄南北皆水不可取土築壩公卽收買民輓於受衝處拋輓成壩四十餘晝夜成輓壩六十餘所壩始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十丈而隄不傷公出是知輓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隄及攔黃堰及南岸之黑壩皆效遂奏請于輓爲一方方價六兩減採買稽石銀兼備輓價是後每有工役或輓加碎石及稽埽用大減數年內省官銀百三十餘萬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其說頗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隄之法率用稽埽然埽能壓激水勢俯囓隄根備而不用又易朽腐至碎石坦坡惟鞏縣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工處所千里長隄勢

不可盡爲儲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成決口數
則沿河民窳終歲燒造隨地取用不謀事機且甄及碎石
皆以方計而石多嵌空甄則平直每方石五六千斤而甄
重三分之一一方石價購甄兩方面而拋甄一方當石兩方
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稽掃故久水不腐又
工不能築壩水中甄則能水中拋壩卽盪成坦坡亦能緩
減急衝化險爲易或謂甄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
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卽別無已生之工昔衡工之
決因灘陷埽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補隄不能得碎石使
知用埽不如拋甄收甄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
奏入 上知公忠實可任且綜畫周密卒皆 允之 屢
詔褒賞訖公任五年河不爲患二十年薨於位 上爲之
震悼 賜諡祭及太子太保銜時長子煊已官刑部郎中

乃賜次子燿進士公在工有風雨危險必身親之平居河曲折高下嚮背皆在其隱度每日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迂且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省乃真能省費者也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決公卒逾一年南岸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宜吏民羣思公以爲神且立廟也

論曰公之令安陽武陟守開封時折疑獄如神他人有一事足爲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之雖不申不遠公治河能通物性以盡利誠壹故也况求民情也哉梅伯言劉忠義傳。

君姓劉氏諱斌陝西咸甯人始爲盧氏縣朱陽關巡檢嘉慶初嘗練鄉兵以禦賊九年改滑縣老安司巡檢去縣治

七十里勤其職姦民畏之常飲聶監生所酒半私語君曰是邑將有變君亟去官可免時十八年八月十五夜也因微服行村落中時久雨夜氣慘悽聞治兵仗聲甚厲君拊膺悲歎聶監生言不誣也偵鐵工具知賊李文成與直隸林清首尾謀逆事告令守皆難其事卽訊鐵工以得李文成牛亮臣親致之縣訊文成折其脛賊始與林清謀定九月十五日期至是不及待又忿君戕其魁也九月七日奪城門以入君時居典史署晨起更衣聞變問僕持衣者曰信乎曰信也君卽更短衣持械出遇賊於衙前擊殺二賊並子嘉善皆死妻韓氏先得君與訣書卽坐署樓中與子炳善達善女巧雲自焚死婢從死者二人曰春梅曰夏蓮先是韓僞怒前妻子寶善逐之姻家故以免君死事聞贈官知縣謚忠義子蔭龔雲騎尉改文職爲貴州某官時與

文巧機利而玩法乾沒而不顧後私小智破大體爲之首者縮蓄深閉莫肯任患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檄吏督之吏滋不公受賕任情入貨者引身惜財者倍償於是羣情渙離營巧謀退庫引懸而無商綱運減數而國課虧鹽法益壞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蓋君之爲商總者四十餘年支拄救敏者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始有懸引減運綱又七年爲道光三十年而淮南之票鹽興綱商廢而昔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斯人也

梅曾亮曰君長子錫慶次子爽余在都時常相見君蓄名書畫數千而不好伎樂嘗至蘇徵歌召客豪費日千金人皆怪其所爲適有西人豔之屬轉輸銀百餘萬君持歸而奏銷得報如期其膽智固不可及者哉

梅伯言艾方來家傳

艾君名錫朋字方來撫州東鄉人明艾千子先生裔也父名子登年六十四生君未踰月而生母王氏卒稍長卽能察母饒孺人意媚順之鄰兒誘爲擲錢戲鄰母逆孺人胡之羣兒逸君時七歲逡巡隨孺人歸貌愧甚十五能屬文以父爲勢豪所辱習武勇於市中眾辱豪遂改習醫鬪傷者得藥輒愈君嘗病鬪傷者失藥死訟破兩家人愈重君君廢書早日夜望子學文袖中示人或言兒文亟進則喜歸語兒曰某先生道汝文佳當不妄耶試不售則曰吾家至吾身十一世爲單門仕進則可望耶然吾生平於人物無伎害心汝當知之後見子舉鄉試乃卒娶饒孺人姑病痲夫婦以竹榻載母昇遊鄰家街市皆駭笑母則大樂園中實一果甲一菜欄中增牛犢豚子必使姑得觀

以爲快雪夜製履寒甚語兒曰頃見鄰婦牀獨敗絮渠有
姑不可使忍凍死卽徹其命兒持往返日鄰婦方泣見兒
至則大喜也以夫好施醫藥來者並助以酒餌村中人皆
言孺人慈喜道孺人事年七十九與隱君同年生先一年
卒子揚道光二年舉人

梅曾亮曰歸熙甫撰先妣事略皆瑣屑無驚人事故失母者
讀之痛不可止夸者飾浮語過情人人同安知爲誰氏子
乎至堂述其親甚似熙甫親爲不死矣又言力儉不得稱
父母施與心嘗見孝子婦多好施仁所積也雖萬鍾烏能
竟其志哉

梅伯言鮑母謝孺人家傳。

謝孺人歛縣鮑御史文滄母也年二十二歸愚謙贈君爲
再繼配時前娶程孺人遺二子已婚婦與姑年相若也撫

之恩禮各當貽君喪子婦繼卒孫失乳終日嗚以餅餌抱
哺環走房中嗚亟孺人亦泣時已生子亦十餘歲孺人雖
勞瘁甚然教子無一日忘也自塾歸必背誦書無躐字乃
已每夜分村墟寂寥虛響怪嘯兒女棄書冊鍼綫奔依孺
人孺人撫之久令還讀與老嫗談往事見輟讀聽卽止不
談幼子入學喜甚乃曰自我爲汝家婦聞高祖輩爲諸生
有名兩世益困汝父終歲客勞苦成家然不吝財族無依
子弟端謹者援植成立十餘家數言吾家固諸生子復爲
諸生足矣然我望汝不止是汝慰我則可必乎後子文清
貴不及見卒年五十八子文灼文滄女一適王氏以節撫
孤賢淑有母風

梅曾亮曰余聞贈君多客遊晚病廢故孺人教子獨專然
古名人魁士固多如是非惟慈心蓋漸摩之密致然云

續文辭類纂十五